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躋春台 南鄉井

天網恢恢不漏，神威赫赫甚嚴。任你用盡巧機關，報應到頭自現。山東沂州，官山高聳，道路盤曲，上有小廟，只正殿山門及兩廊焉。內住二僧，一名景清，一名景源，皆同師受鉢。景清道行高妙，每日誦經念咒，打坐參禪，杜門不出；景源不守清規，在外胡行，嫖賭偷盜，無所不為。景清時常勸戒，景源不聽，反加怨恨，心想：「此廟出息無多，年來挑費，皆是我所掙來，你坐吃現成，還說空話！」遂請人與景清分家，各住一廊。景清居東，景源居西，眾檀越遂以東廊僧、西廊僧呼之。二僧自煮自吃，每至朔望，燒香者多，東廊僧苦修，各施米菜，間或無食，他只打坐，即三五天亦不下山乞化。

山下有一胡陸氏，為人奸狡，心毒口甜，常與婦女傳言遞信，作合邪淫，他在其中弄錢；亦愛燒香。長於大牛，次子黑牛。大牛娶妻田氏，常隨姑至官山燒香，與西廊僧眉來眼去，竟成苟合。大牛知之，將田氏打了一頓，要妻約僧來家，想錢出氣。

一日，西廊僧犯淫歸家，與東廊僧談敘，說他偷情之巧，講得津津有味。東廊僧惡之，只得放下笑臉，把他切實勸戒一番：

開言先把禮奉上，尊聲師弟聽端詳。  
你我今生為和尚，皆因前世誦經章。  
居住廊廟坐方丈，傍佛修行過時光。  
劫劫修來劫劫養，功滿自然到西方。  
八寶莊嚴身色相，高坐蓮台福無量。  
就該苦修立志向，三皈五戒不可忘。  
愛酒多從酒中喪，貪財尚利必速亡。  
嗔恨好氣把禍釀，惟有色慾害更長：  
一壞品行把德喪；二將三寶暗耗傷；  
三費銀子還上當；四惹惡疾甚骯髒；  
五受驚恐魂飄蕩；六造罪過把生戕。  
在俗貪淫猶不像，況是和尚豈有祥？  
出門個個把你望，是人都要想你方。  
淫婦雖然心快暢，就是娼妓有過場。  
龜子候你把床上，一門關你在小房。  
拿根繩索來捆綁，要打要殺甚凶狂。  
一身打如水泡脹，衣服脫個伶伶光。  
任你去把好話講，跪地乞命喊爺娘。  
是銀是錢要多講，寫張約據才下場。  
赤身露體如魍魎，外人看見笑洋洋。  
倘若丈夫脾性慙，不肯背那臭皮囊。  
知道你在通來往，撞著要砍頭一雙。  
死到陰司受苦況，身抱銅柱痛斷腸。  
餓鬼地獄無光亮，百千萬劫受災殃。  
罪滿投生人世上，去變腳豬又行房。  
喂得肉肥膘又壯，把你拿去賣屠行。  
零刀碎割減形像，煮熟烹好可口嘗。  
這就是，  
貪淫好色造孽障，早思苦害戒宜忙。  
歡娛一刻還不上，罪墮萬劫受淒涼。  
師弟從今要會想，斬斷邪念莫偷香。  
勤修苦煉無虛妄，立地飛升朝王皇。

西廊僧尚未聽完，心中大怒，忿恨而去。次日，田氏與他帶信，說今夜家中無人，約他到家去歇。西廊僧是夜果去，田氏接著，正在吃酒，大牛喊門，僧駭呆了，問躲何處，田氏教在床下，收杯開門。大牛拿燈故向床下取物，說曰：「床下有賊！」田氏曰：「是狗。」大牛用光棍亂搗，僧忍不住痛，喊了一聲「嗨喲！」大牛拉出，一陣光棍，打得頭破身腫，口吐鮮血。西廊僧聲乞命，大牛把他捆起，用刀架頸，問曰：「你願舍財納捨命？」僧曰：「願舍財。」大牛曰：「要四十串錢，把約寫了方才解放，倘半月無錢，依然要命！」西廊僧好不痛心，想：「既要搵錢，不該飽打。這四十串錢莫說半月，就是半年也辦不起！不如將他殺了，出口惡氣！」

卻說西廊僧交得一個濫友，名叫朱三喜，是耍獅子出身，操有工夫，能踩五尺高椿打筋斗，平日奸盜嫖賭，無所不為，與西廊僧相好。當日西廊僧去會他，說出被打之故，請他幫忙報仇。朱三喜曰：「你把傷養好，冬月十二是他岳丈生期，他祝壽回家，要從東土地過，我們在那裡等他就是。」是日，大牛與妻果去祝壽。午後大牛要回，苦留不聽，岳母拿塊雕花帕包些乾菜打發。走至東土地，二人突出，照肚一標，殺過對穿，把頭砍下。僧曰：「惡氣雖出，屍放何處？」三喜曰：「前面即是南鄉井，掀他下去。」僧曰：「地下有血，倘有人尋到井中認出，豈不疑我？」三喜曰：「我有道理。」遂將手足砍斷，衣服脫了，懷中取出乾菜，將屍丟井；又將頭首送到田家陰溝內，使別人揹包，遂回家用乾菜下酒。西廊僧曰：「我遭此事，皆師兄出言不利，放了我的快。」三喜問知情由，即曰：「他那裡是勸你？分明是咒你！我們要家極其忌諱。」僧曰：「打個啥主意，把他收拾，免得簽眼。」三喜曰：「收拾一個還恐敗露，收拾兩個怎得下台？」僧曰：「我前日見你耍獅裝妖，甚是儼正，不如請你裝魔嚇他，他必駭走，山高路曲，不是駭死，也要跌死。」三喜曰：「魔必高校，打便傾倒，將我擒住，那才醜人！」僧曰：「不如吃我做一個打草驚蛇之計，只把他駭走就是。」許了兩串，三喜應允。僧回廟去。

忽天下雪，次早雪深數寸。但見：

千山無飛鳥，萬徑少人行。  
滿天飛白玉，世界放光明。

至夜，西廊僧故到東廊談敘，忽聞一路哭聲，自遠而近，西廊僧歸寢。哭到山門，「哈」的叫了幾聲，牆頭跳進一個妖魔，身高丈許，相貌兇惡，進廟四顧，忽至西廊。西廊僧大喊：「打鬼！」其妖捉僧就吃，齒聲錯落。東廊僧果駭，心想：「妖把他吃完定來吃我，廟小難躲，須下山逃命！」遂開山門而走。三喜解了高椿，從後「哈」的鑽出。僧不知路徑，逢坎跳坎，逢岩跳岩，撞跌下山。見妖雖遠，尚至跟趕，往前亂竄，見一碾房，進去躲避。雪光照見一路粉牆，忽見一黑衣人提矛過去，伏於牆下；不久牆內咳嗽一聲，黑衣人亦咳而應之，牆內丟出兩個包裹，一人從牆扳下，隨黑衣人去。僧想：「此必淫奔私逃。」又躲一陣，猛思：

「我躲此處，天明門內尋人，豈不把我扳誣？還須另去。」僧此時已不辨東西，信步而行，不上一時，失足跌下枯井；內有兩屍，一屍還是熱的，僧駭得魂飛魄散，上天無路，下地無門，急得涕淚雙流。

再說牆內是鮑蘭亭之宅，鮑慈良好善，家極富豪，人稱鮑員外。娶妻姜氏，生一女，名紫英，人材體面，性情伶巧，自幼讀書，粗知吟詠，夫妻愛如掌珠，因擇婿太過，二九未字。當日早膳喊不見人，四處尋覓，見雪地印有蓮痕，跟痕找去。至南鄉井，見地有血跡，印亦絕。忽聽哭聲如蠅，往井邊一聽，喊道：「我找到了，在這井內！」蘭亭走來問曰：「你是不是紫英？」答曰：「我是官山僧人，誤跌下井的。」問：「我女兒在井內麼？」答：「有倒有個，只是死的。」

蘭亭拿索把僧吊上，週身是血，即命僱人啟屍。工曰：「還有一個莫頭首的。」蘭亭喊一齊啟上，果是女兒，頸已砍爛，那具屍並無頭首、手足。即問僧曰：「你為甚拐我女兒，把他殺死？」僧合掌回：「貧僧被妖趕逐，黑夜不知路徑，誤跌下井，其中先已有屍，何得誣我？」蘭亭曰：「此話哄誰？」喊工人將他捆綁。其妻姜氏亦至，見女死得慘傷，心如刀割，撫屍大哭。蘭亭罵曰：「你養出這樣的女，還要來哭，好不害羞！」命人打棚看守，進州稟官。官看呈詞，遂帶刑件勘驗。女屍嘴有掐印，項有十數刀痕，皆是標傷。一屍是男，肚有標傷，頭首、手足係死後割去。又叫蘭亭問明情由，命他領屍安埋，男屍就埋井邊。把東廊僧帶進州去，坐堂問曰：「你既入禪門，當守清規，為甚作姦犯科，拐逃傷命？今見本州還不實訴嗎？」東廊僧合掌訴道：

跪法堂不由我珠淚滾滾，尊一聲大老爺細聽分明。

小僧人在官山修真養性，二十年未出院履過徑塵。

昨夜晚見妖魔兇惡得很，進西廊將師弟虎噬鯨吞。

僧那時只駭得三魂不定，開山門急忙忙跑下山林。

回頭看那妖魔跟趕甚緊，撞跌跌遇碾房進去藏身。

忽來個黑衣人時現時隱，院牆內丟出來包袱兩根。

那黑漢把包袱收拾妥穩，牆頭上又翻出一位釵裙。

彼女子隨後走黑漢前引，跟著他一步步踏雪而行。

小僧人心想是私行逃遁，人見了豈不要誣我姦情？

心忙迫任腳去不擇路徑，猛然間一撲跌下深坑。

摸著了二屍骸害怕實甚，想上天莫得路下地無門。

天明瞭來多人把我綁捆，渾身上生有口也辯不清。

大老爺請揣度其中弊病，看小僧似不似行兇匪人？

既殺人就該要遠藏形影，那有個守著屍坐地等擒？

況這屍僧未到先已在井，身無有三寸鐵怎能殺人？

若不信可飭人官山去問，看西廊那僧人吃也未曾。

這便是小僧人實言告稟，望太爺施宏恩放僧回程！

官罵曰：「西廊僧既被妖食，為甚不來報案？」東廊僧曰：「廟中只有二人，他已被食，我又逃走，故無人報案。」官即將東廊僧丟卡。卡犯看他是一個窮僧，出不起錢，亦不作難他。

官命差往官山去看，差見西廊僧曰：「東廊僧說你被妖食了，為甚還在？」僧曰：「有啥妖怪？還不知他的過場？下山赴淫約！」差將西廊僧叫進州去，官問曰：「東廊僧之事，你該明白，可據實說來。」西廊僧故意裝作有道行的樣兒，如唱道情的說道：

見大爺身下拜，聽貧僧說從來。提起這事，好不奇哉，好不怪哉！前夜裡，東廊師兄撞撞躍躍下崔嵬，我在後面喊，不見應聲回。只見他逢坎就跳坎，遇岩便跳岩。這事兒想不開，他與我同心立願戒，二十餘年不履塵埃。忽然昨夜他破戒，幾乎兩腳都跑壞。我也不知他是個啥弊病，是個啥心懷。或者是，撞著鬼，遇著怪，逢著梅山兵馬、兇神惡煞，擁他去受災；或者是，見了閻王老子的陰差，請他去飲迷魂杯；或者是，先與人家女裙釵有恩愛，約他處陽台；或者是，遇金剛，奉如來，接他到西方，高高坐蓮台。因此上，造疑圈，作瘋態，把形跡來遮蓋，一去永不回。他反說我被妖精來吃害，連骨頭都不吐出來。這事兒實想不開，有些費解，令人疑猜，令人想壞。大老爺，你說奇不奇來怪不怪？

官曰：「那些不講，只問他品行如何，能守成規麼？」西廊僧曰：「也守。」官將東廊僧提出，罵曰：「膽大狂僧！滿口胡言，欺哄本州，乃敢犯奸行兇，造些訛言，希圖漏網；如今西廊僧已到，還不從實招來！」東廊僧一眼看見。駭曰：「師弟已被妖食，莫非陰魂在此嗎？」西廊僧曰：「我倒末被妖食，你卻被妖迷了！」東廊僧啞口無言。官命西廊僧：「你去。」問東廊僧曰：「你為甚將鮑紫英拐殺？好好招來，免受刑杖。」東廊僧曰：「此是冤枉，小僧並未殺人！」官大怒，命左右杖責四十。東廊僧喊天叫地，總說冤枉。官又喊拿夾棍，把僧夾起，東廊僧面無人色。官問：「有招無招？」東廊僧還是稱冤。官命催刑，東廊僧死而後蘇者幾次，遂哭泣喊道：「大老爺鬆刑！小僧願招！」

這一陣打得我皮破血濺，這一陣夾得我死裡回還。

心想死不知道怎又活轉，才轉來又將我送入陰間。

想必是前生的冤枉不散，罷罷罷招姦情謀殺婢媼。

「幾時通姦，為甚將他殺死？」

我二人在先前就有皮絆，商量到遠方去蓄髮同眠。

方出門忽追悔聲聲叫喊，無奈了才將他命喪黃泉。

「這男屍是誰？你為甚把他頭割？」

這男屍是先前已在井眼，不知道是何人把他命殘。

「狗奴！既殺了女，這男屍不是你是誰？」

凡拐逃只一人那有同伴？在何處得人來把他殺翻？

「狗奴殺人，遇人看見，故將他殺死滅口，還不從直招來！」

小僧人氣力單黃皮瘦臉，怎能夠殺了女又殺一男？

「狗奴！好張烈嘴，左右與爺催刑！」

這真是黑天冤從空下陷，招一案又還有一案牽連。

既招了拐逃案法當問斬，又何必苦辯白徒受熬煎？

大老爺真看破僧的肝膽，那夜晚正殺人遇著一男。

僧心想不提刀把他來砍，又恐怕說出了殺人機關。

「頭又放在何處？」

頭放地去丟屍把僧牽絆，僧下井頭定被豬拖狗銜。

招畢，依然丟下卡。

且說胡陸氏見官驗屍，以子未歸，心中疑惑，命黑牛去喊，黑牛因賭不去，陸氏只得自往田家去問。卻說田氏之父，名三多，開藥鋪出身，為人奸狡，那樣藥貴，即用替代，只圖孽錢到手，那管別人性命。掙得有千多串錢，佃姚宗玉的田土耕種，上客標一

竹林。姚宗玉亦是貿易起家，人靈巧，善算計，慣賣假貨。諸般貨物，必揣其性味，度其宜似，以偽雜之，而獲奸利。兼之財運亨通，積有萬金，下鄉買田創業，丟了生意，放帳生息。妻馬氏，生二子，長名思理，次名思義。這思義聰明俊秀，幼與田氏通姦。三多知之，並不責罵，反以此索錢財，以女為奇貨。嫁後時常接回，與思義會合，丑聲遠揚，所不知者大牛而已。因三多五旬，女婿祝壽，婿歸女留，正合思義心機，每夜與田氏淫宿。

不一日，忽聽群犬吠，即出外來看，地下有一人頭，群犬爭拖打架。思義大驚，將狗趕開，方欲埋藏，正逢陸氏來到，見頭近看，認得是他子大牛之頭，哭曰：「兒呀，你果然死了！頭在這裡！你倒死了，教娘如何想得過！」遂把思義一手拉著，罵曰：「你為何殺我兒？老娘要你填命！」思義曰：「你在放屁！這頭是狗拖來的，你冒認是兒，伯你娘想的方子好想。」陸氏曰：「你殺了我兒，還說我想方？」即一頭撞去，二人扭鬧。田氏母女聽得，出來一看，見是婆婆，慌忙拉開。陸氏曰：「我兒到你家祝壽，為何被他殺死？」田氏拿頭一看，果是丈夫，便曰：「你當日回家去了，然何頭又在此？」即問頭從何來，思義告以狗拖來的。田氏曰：「婆婆呀，你兒當日果真回去了，必是路上被賊殺死的，婆婆不要冤屈主人。」陸氏罵曰：「不是他殺，頭又在此，明明是賤人與他通姦，同謀殺夫，好嫁與他！冤枉不散，使我見頭！」田氏不敢再說，陸氏即去投鳴保甲鄰里，不要去了兇手。保甲皆知二人有奸，又以人命重案，只得把姚思義鎖起。

陸氏提頭進州喊冤，告姚思義與媳通姦，謀夫圖娶。官驗頭批准，保甲將思義交差，差押田氏一路進州。官叫思義問曰：「胡陸氏告你殺夫謀妻，今見本州還不實訴！」思義曰：「民品正行端，從未犯淫，焉有謀妻殺夫之事？況頭是狗拖來的，望大爺詳情！」官曰：「是狗拖來，能有多遠？好好問你，你是不招的，左右與爺掌嘴一百！」思義口稱冤枉。官見不招，命將田氏帶上，問曰：「爾姑告你與姚思義通姦，同謀殺夫，今見本州，好好說來，免得受刑。」田氏曰：「小女父親五旬，夫妻同來祝壽，午後夫歸，不知被誰殺死。婆婆誣告小女通姦謀夫，此是冤枉，還望大老爺作主！」官見二人不招，想用重刑，又恐冤枉，命二人下去。叫胡陸氏問曰：「爾告田氏與思義通姦，有何實跡？說他謀殺，有何憑據？不要誑言誣陷好人。」陸氏曰：「我兒夫歸祝壽，數日不歸，民婦前去探望，正逢姚思義提頭在外，民婦追問根由，媳反替他辯白，毫無哀痛之答。況媳的聲名素來不好，便知謀殺是實。」官又叫保甲問曰：「胡大牛當日回去未曾？」答：「回去是實。」問：「田氏與姚思義平日行為如何？」答：「行為也好。」問：「姦淫之事果有之否？」保甲不答。官怒曰：「本州命爾充當保甲，即是耳目，有無虛實，就該明言，何得礙口？」答：「二人風聲原是不好聽，聞幼時已成苟合。」官命下去，又叫田氏與思義上堂，罵曰：「膽大狗奴、淫婦！為甚貪淫苟合，謀殺丈夫？真情已露，還辯甚麼？」二人同稱冤枉，官命左右將二人夾起。

這姚思義乃膏粱子弟，怎經得這般重刑？慌忙喊曰：「大老爺鬆刑！小人願招！姦淫之事是先年所犯；殺人之事，上有青天，下有白地，實不知情！」官曰：「十場人命九場奸，況是幼年苟合，豈無謀殺之事？左右趕緊催刑！」思義痛得汗流夾背，魂散魄飛，曰：「大老爺鬆刑！小人錯了，情願招認！」田氏接口曰：「姦淫之事，小女錯在當初；若說謀殺，就把小女治死，也不敢亂認！」官曰：「這淫婦好張烈嘴，快快催刑！」把二人弄得不死不活，實在難熬，喊曰：「謀殺是實！」官曰：「你是如何殺的？」答：「在路上殺的。」問：「屍放何處？」思義當日亦在南鄉井看官驗屍，知無人認，便曰：「屍丟在南鄉井內。」官說：「不錯，你與田氏同謀未曾？」思義曰：「未曾同謀，如何敢殺？」田氏見思義已認，辯也無益，亦招認同謀。官將二人各丟監卡。老犯素知思義是個肥鯨，諸般私刑一併誠嚇。其父痛子情切，隨要多少，價出講銀三百，把監和好。又托人與陸氏求和，陸氏不允，務要二人抵命。宗玉又請人進衙關說，出銀一千買命，官以逆案不准。他遂賄通官衙人役，隔壁進言。官時聽人談，說某案有冤，心想：「此案東廊僧已認，我又何必認真多傷人命？不如受了千金，將他釋放。」

忽鮑蘭亭來見官，曰：「民自埋女過後，朝日疑惑，想東廊僧與民素不通來往，況他修行，從不下山，這姦淫拐帶從何而起？恐有冤枉，望大老爺詳情。」官曰：「你清家中失去何物？有婦女往來？」蘭亭曰：「金銀首飾、細色衣服前日開有失單；只有胡陸氏是他乳娘，逃走之夜亦在民家。」官喚胡陸氏問曰：「鮑紫英是誰拐殺？」陸氏聞言大驚失色，推說知。官曰：「他家無你，女兒未走；他家有你，女兒就走了。況男女拐逃，無人遞信，內外怎通？你不實說，活活將你打死！」陸氏曰：「民婦實不知情！」官命掌嘴，陸氏曰：「此事難怪民婦，係杜青雲所為。」官曰：「為何又是杜青雲咧？」答：「鮑紫英看杜青雲，欲與為婚，他父不允。紫英請民婦約杜青雲來接，那夜又叫民婦送他出牆，不知因何事把他殺死。大老爺要問杜青雲才知。」

卻說杜青雲是鮑蘭亭外甥，生得俊秀，書畫並工，恃才放縱，愛談閨閣，好作淫詞。來往舅家，見紫英美貌，亦有偷香之意，奈家規甚嚴，邪緣未湊。一日，陸氏到家，說女有心，命他請媒說合。及請媒去，蘭亭嫌杜家貧不允，後亦未至其家。忽來些差人，將他拉進州衙，官問曰：「你為甚拐帶鮑紫英，將他殺喪？今見本州還不實訴！」青雲曰：「鮑紫英果是被人拐殺，望仁天與他伸冤。」官罵曰：「狗奴！你還假裝不知嗎？就是你去拐殺死的！」青雲曰：「老父台說學生拐殺，有何憑證？」官曰：「這是胡陸氏口稱與你傳言遞信，你還強得過嗎？」杜青雲聽說是胡陸氏所言，遂叩頭稟道：

老父台法堂坐定，聽學生細訴分明。

從實訴來！」

自幼兒寒窗發憤，每日裡學習詩文。

殺人事實不知信，望仁天格外原情！

「現有胡陸氏作證，狗奴何須強辯！」

他與生並無仇恨，又何得把他命傾？

況殺人定要償命，難道生不知典刑？

「好好問你是不招的，左右與爺責打四十！」

呀，老父台呀！

息雷霆休動杖棍，聽學生說出來情。

逢年節舅家拜省，會表妹出見外甥。

他見我容光秀俊，我見他白面紅唇。

胡陸氏傳言遞信，約夫妻配合長春。

請紅葉舅家說聘，舅不允嫌我家貧。

既不允置之不問，過此後並未上門。

「既已傳言遞信，這拐殺定是實的，好好招來！」

既然是約他逃奔，就該要結成姻親。

卻然何喪他性命，天地間那有此情？

「狗奴還要強辯，左右與爺夾起！」

呀，老父台呀！

這一陣魂飛魄盡，夾得我屎尿齊傾。

想招供難保性命，想不招要受非刑。

罷罷罷勉強招認，法堂上豈無鬼神！

森羅殿前去哀懇，才與你來把命拼。

「快快招來，免得受刑！」

帶表妹正往前進，他忽然改變初心。  
反要我送回閻閻，因把他殺入幽冥。  
「井中男屍又是那麼殺的？」  
我當時丟入藏井，怎知道有人無人？  
況此案既有人認，又何苦再冤學生？  
招畢，官命丟卡，將東廊僧釋放。

東廊僧回廟，自思平生無有過失，為甚遭此冤枉？必是修時未到，從此更加苦修。後來天門一開，行定出神，始知前生鮑紫英是他的妾，西廊僧是他之弟，誤疑叔嫂通姦，因此打妾逐弟，誤死兩命。今生道德高重，冥冥中故生此一段魔障，了卻前孽，才能人聖成真。後來功程圓滿，飛升坐化不表。

再說杜青雲之母自子遭冤，朝夕哭泣。想他三十守節，一子承宗，今遭命案，倘有不測，身靠何人？又聞其子監中受刑，當些衣服簪環，至卡看望，母子抱頭痛哭。青雲將母勸慰曰：「學院不久要來，兒去遞呈昭雪。母親回家須要寬想，勿自苦也。」其母拿錢把卡和了，大哭而別。離家不遠有一關帝廟，鮑氏備辦香燭至廟，將子冤情對神哭訴，求其顯應。青雲在卡亦自知口孽太多，因此遭報，時時痛悔，對天立誓，倘得冤明屈散，自願作善蓋愆，將身作勸。聖帝見青雲悔過心誠，杜母懇禱甚切，遂命周將軍遣大牛、紫英之魂跟著兇手，以伸冤屈。

再說朱三喜自與西廊僧殺了胡大牛，更加胡行，日耍獅燈，夜作盜賊，以供嫖賭。一日，田三多的麼叔做酒，有人請他去耍獅燈。耍了高樁，又要地台，脫衣放桌。三多一家都在吃酒，其妻見桌上一根花帕，似乎認得，細看果是他的，想：「此帕我包乾菜打發女婿，在路上被殺，冤女坐監，帕子在他身上，必是他殺的！」將帕拿去告知三多，三多即進州喊冤。此時前官交卸，新官蔡公接任，田、姚二家與杜青雲都遞有呈訴冤。蔡公接交事忙，未及審問，今見喊冤，問知其故，命差隨去捉拿。

再說朱三喜不見帕子，吵鬧不休，有知者暗告稟官之事。三喜大驚，知要犯曉，酒也不吃，暗地逃走，及差至，已去久矣。差回稟官，官命多差分路捕捉。三喜想往遠方逃躲，腰無半文，至夜到陸家作盜，在床頭得一包袱，忽聞咳聲，梭出就跑；黎明被差所獲，開包一看，內有摹本、女衫、黃縐襖、陝緞彩褲、金簪金環、玉釧玉蓋。差想此物關係非輕，一併交官。官問曰：「你這手帕如何得的？」三喜答是撿的。官罵曰：「胡說！此帕是田家打發女婿包乾菜的，在路被人殺死，帕在你手，不是你殺是誰：好好實言，免受刑杖！」三喜不招，官命夾起。忽三喜耳邊有人喊他：「快招！」三喜心中昏亂，遂將與西廊僧殺大牛之事一一招認。官命畫招丟卡；又命差去捉拿西廊僧，與陸某對審。拿到法堂，西廊僧見三喜已招，不打自認。官問陸某曰：「你家昨夜被盜，失了何物？」答：「衣服、首飾若干。」問：「你從何處得來？」答：「是民外甥胡黑牛寄的，不知何來。」官命差將黑牛拿到，問曰：「這服飾是那來的？」答曰：「是祖上遺留的。」官曰：「此乃宦家之物，何得亂講？好好實言，免受刑杖！」答：「在賭場贏的。」官曰：「東推西支，分明來路不正！左右與爺重責二百！」打畢起身，眼睛一花，見一女子將他幾耳巴，喊他「快講！」黑牛知是對頭到了，必難倖免，因訴道：

大老爺不必將我打，細聽我從頭說根芽。  
母常在員外鮑家耍，與他女幼小當奶媽。  
杜青雲生得人秀雅，鮑小姐愛慕常歎嗟。  
我的母說些邪淫話，引動他意亂把心花。  
他要與杜生結婚媿，命我母傳言把信拿。  
杜請媒鮑翁嫌貧乏，母誘他私逃去結髮。  
約就期命我打冒雜，假杜生前去拐嬌娃。  
只說是把他銀哄下，走遠方將他賣娼家。  
那小姐在路忽問話，我只得低聲把他答。  
鮑小姐聽音知是假，他返身就要轉回家。  
去拉他大聲喊救駕，我無奈提刀將他殺。  
拿衣包悄悄回家下，到後來官把母親拿。  
我那時心中甚害怕，把衣物寄放舅那榻。  
母冤屈青雲丟監卡，不由我心中好喜煞。  
那知道惡人天不怕，被強盜偷衣又犯法。  
今日裡法堂來拷打，有冤鬼現形把我拉。  
無奈了說出實情話，望大爺施恩切莫殺。

畫招已畢，官罵曰：「此由爾母貪財引誘，惹禍起根！」命差捉來，與黑牛對了口供，掌嘴二百，枷號示眾，黑牛收卡。將杜青雲、姚思義、田氏一併釋放，申文了案。胡陸氏枷號，惡貫滿盈，遭了冥報，瘋癲品講，自說過犯。說了三日，大喊舌癢，用手抓得鮮血長流，腫爛而死。

上司回文，將西廊僧、朱三喜、胡黑牛辦成抵償，同斬於市。田、姚二家為此案拖累，拉下債帳，宗玉、三多憂死。數年，田家子孫乞食，姚思義吹水煙下場，田氏倚門賣笑，年老色衰，乞食餓死。杜青雲真心悔過，端品勸人，次年入泮。去拜舅爺，蘭亭滿面羞愧，慰曰：「老夫糊塗，當日卻媒，致女兒被人引誘，殺身敗名；又使賢甥遭冤受屈。如今追悔無及，賢甥切勿忌懷。」青雲曰：「此皆愚甥不肖，連累表妹，還望舅爺赦宥。」從此，二家往來如初，蘭亭與青雲之母同享高壽，子孫簪纓。